

《桃花扇》中的扇意象探析

章 静

(保定学院 中文系,河北 保定 071000)

摘 要:孔尚任在《桃花扇》中用一柄桃花扇传达出南明末年一代秦淮明艳李香君与清流文人侯方域爱情的悲欢离合。同时,他发挥了班婕妤《怨诗》之后秋风纨扇所承载的士不遇情怀,书写复社文人由于性格软弱所造就的时遇不济。此外,他用扇作为诗书画三绝的载体,通过侯生题诗、香君溅扇、龙友题画而成一柄桃花扇,寄托文人的水墨情怀。再者,白羽扇自武王伐纣、顾荣羽扇挥军开始,就与建功立业的理想、名士风范的追求如影随形,孔尚任借羽扇抒发了对力挽狂澜名士的渴望以及明臣贤将的哀悼。最后,孔尚任让扇子走出剧本,走进舞台,灵动潇洒地描摹人物的性情,点染场地布景,写意无限的韵味。

关键词:《桃花扇》;扇意象;“士不遇”;审美情趣;主题意象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3)05-0087-05

孔尚任在《桃花扇·凡例》中说:“剧名《桃花扇》,则桃花扇譬则珠也,作桃花扇之笔譬则龙也。穿云入雾,或正或侧,而龙眼龙爪,总不离乎珠;观者当用巨眼。”^[1]由此而来,作者匠心独运的“桃花扇”不仅仅是剧中的道具,更是贯穿全文的一条总线索。又因作者在《桃花扇小识》中谈论:“桃花扇何奇乎?奇不奇而奇者,扇面之桃花也;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血痕者,守贞待字,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者也……惟美人之血痕,扇面之桃花,啧啧在口,历历在目,此则事之不奇而奇,不必传而可传者也。”^[15]故而,历来研究者都不约而同地将桃花扇的主题意象研究倾向了“桃花扇”上灼天绽放的“桃花”,并将那一柄“诗扇”作为“桃花”的载体。

然而,有趣的是历来研究者却都流于“桃花扇”之“扇”是“团扇”还是“折扇”的考据,并且长期以来相持不下,难分伯仲。支持团扇观点的诸如王季思、周贻白、蒋星煜,其中蒋先生的《孔尚任确认桃花扇为宫扇》^{[2]41-48}与《〈桃花扇〉有关称谓考释》^{[2]135-137}两文针对“团扇”之说做了详细论证。坚持折扇观点的诸如欧阳予倩、史挥戈、华夫,而华夫先生的《扇、便面、团扇、羽扇、宫扇及其他——兼以“桃花扇”之争谨致蒋星煜、严中储先生》^[3]更是敲杠定论此道具为“折扇”。根据论证的需要,本文将综合两位先生的观点,认为作为文章线索的“桃花扇”既可以是折扇又可以是团扇,并寄寓着不同的文化内涵。

通览《桃花扇》文本,统计发现,“扇”一词出现97次,除了“桃花扇”、“宫扇”、“团扇”、“诗扇”、“画扇”以外,还有“香扇坠”、“羽扇”等。

那么在《桃花扇》中,孔尚任利用这些扇传达着怎样的文化内涵呢?

一、以扇象征侯李爱情

《桃花扇》第五齣《访翠》中,侯方域以“香扇坠”为题,作五绝一首:“南国佳人佩,休叫袖中藏;随郎团扇影,摇动一身香。”^[4]蒋星煜先生说:“此处,称‘团扇’而不称‘宫扇’。任何人想加以曲解也是徒劳的。”^{[2]135}王季思校注版的《桃花扇》中第二十二齣《守楼》与第二十三齣《题画》中分别画有两幅图画,画中香君溅血之扇与龙友题

收稿日期:2013-06-20

作者简介:章 静(1989-),女,山东阳谷人,保定学院中文系2013届本科毕业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画之扇均为团扇。团扇,从西汉班婕妤的《怨歌行》开始,对于女子的爱情,对于文人的际遇,便弥漫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浓郁感伤情怀。孔尚任更是借这柄扇象征着香君爱情的悲欢离合、士人命运的浮沉以及时遇的不济。

1. 扇见证着爱情的欢喜

中国古人习惯解下贴身的饰品,如玉佩、手镯、扳指、金钗、香囊、手帕、汗巾、发带等等,作为定情信物赠予伊人。《桃花扇》第五齣《访翠》中,侯方域于上巳时节造访翠香楼,寻觅心仪佳人,以一枚香扇坠作为传情之物,拉开与李香君爱情的序幕。这种以香扇坠作为定情之物的传统由来已久,并且在今天的戏曲舞台之上,仍旧反复地上演。东汉繁钦的《定情诗》中就有“何以结恩情,美玉缀罗缨”^{[4]39}的诗句。明瞿祐《剪灯新话·涓塘奇遇记》中亦有“女以紫金碧甸指环赠生,生解水晶双鱼扇坠酬之”^{[5]7}的片段。越剧茅威涛版的《梁祝》第五场《思祝下山》中,祝英台托师母做媒,就以蝴蝶玉扇坠为定情之物赠予梁山伯。

扇坠传情,秋波暗递;白首之约,宫扇定盟。西施故里诸暨至今流传着这样的佳话:范蠡于苧罗山下邂逅浣纱西子,二人一见钟情盟定三生。范蠡因公在身,不能久留,西子连夜手编麦草扇,并彩丝绣己容于扇芯,赠予情郎。金陵的桃叶渡头,还在传唱着东晋名士王献之爱妾桃叶唱的《团扇歌》:“七宝画团扇,梁烂明月光。与郎却喧署,相忆莫相忘。”^{[4]472}《桃花扇》第六齣《眠香》中,侯李二人大婚,侯方域题诗于扇赠予香君,盟定三生之约。

故而,孔尚任继承了扇坠传情、扇子盟约与诗扇传情的传统,以一柄诗扇见证了侯李爱情的欢喜,但同时也寄寓着别离的感伤与哀怨。

2. 扇寄寓着别离的感伤与哀怨

“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绝”^{[4]25}(《怨歌行》)。西汉班婕妤失宠被锁长信宫中,写下凄绝忧伤的文字,红颜易逝、美人迟暮、身不由己的哀怨渗透开来。由此,纨扇便与女子一起被赋予了哀怨感伤的情调。

侯方域因香君却奁一事而得罪阮大铖,阮大铖怀恨在心。为阻左良玉东下,以免祸起萧墙,侯方域修书劝阻。不料阮大铖借题发挥,蓄意陷害。癸未十月,被迫辞院,一去三秋,音信杳无。“一点芳心揉不去,朝朝楼上望夫君”(第十七齣《拒媒》)^{[1]118},李香君幽伴那一柄题诗宫扇,融入漫无边际的等待之中。一如杜牧《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6]卷六十二p733}的绝妙写照。

然而,事出难料,竟又被逼出嫁,“案齐眉,他是我终身倚,盟誓怎移。宫纱扇现有诗题万种恩情,一夜夫妻”(第二十齣《守楼》)^{[1]150}。李香君立志守楼拒嫁,血溅诗扇,残损花容。一把宫扇,瞬间容纳了爱情的悲欢离合,生命的圆缺不定。之后,李香君托苏昆生寄扇寻觅侯方域,随着扇的辗转漂泊,她的命运也在颠沛流离——弘光皇帝广罗秦淮美艳,她又被幽禁长宫学唱,囚禁在命运的樊笼之中。

由此,孔尚任继承了班婕妤《怨歌行》中哀怨感伤的情调,以秋扇见捐抒发了李香君被命运无情玩弄的惨淡。然而,这种惨淡与奸佞当道的黑暗统治、南明末年的动荡时局息息相关。换一句话说,是时命的不济。

二、以扇书写“士不遇”情怀

“自怜春色罢,团扇复迎秋”(唐·杜审言《赋得妾薄命》)^{[6]卷六十二p733},女子悲秋而伤春,一把纨扇,对于女子而言是红颜易老、君宠不在、身世浮沉的象征。对于文人来说,他们常常以妾自喻,以女子的闺怨抒写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始幸终怨的人生变故。故而,自婕妤怨歌之后,纨扇与秋风便一起寄寓着士人命运的荣辱浮沉。

刘禹锡遭贬谪之后写下了《秋扇词》:“莫道恩情无重来,人间荣谢递相催。当时初入君怀袖,岂念寒炉有死灰。”^{[6]卷三六五p412}韦应物感怀时命不济作了一首《悲纨扇》:“非关秋节至,诘是恩情改。掩颦人已无,委篋凉空在。”^{[6]卷一九一p1965}明代唐寅在对仕途绝望时画了一幅《秋风纨扇图》,并题写下这样的诗句:“秋来纨扇合收藏,何事佳人重感伤。请把世情详细看,大家谁不逐炎凉。”^{[7]14}无论是唐代的刘禹锡、韦应物,还是明代的唐寅,他们都借秋风纨扇表达出了对仕途浮沉的感慨。

孔尚任运笔于扇,并发挥了扇的“士不遇”情怀,这种“士不遇”不但是文人仕途上的不遇,而且是他们在面对民族危亡之时所表现出的一种无力感。这种“士不遇”的情怀在复社文人身上得以清晰体现:面对国破家亡,他们都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理想破灭。

以陈贞慧、吴应箕为代表的复社文人,一方面,标榜清高、忠奸分明、疾恶如仇,作《留都防乱揭帖》揭露阉党

余孽,并在太庙祭孔时,对参与盛典的奸佞阮大铖大肆殴打。另一方面,他们聚众雅集,流连于莫愁湖的文酒笙歌之中。国难当头,他们都无力摇旗呐喊,振臂一呼。这是复社文人性格脆弱的矛盾体现。侯方域作为复社文人之一,这种矛盾性在他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侯方域这位“早岁青词,吐出班香宋艳;中年浩气,流成苏海韩潮……南闾落第,侨居莫愁上”(第一齣《听稗》)^[115]的复社名士,口头上斥责“莺颠燕狂,关甚兴亡”(第一齣《听稗》)^[115]的贵家公子,行动上却照样流连声色、闲居无聊,觅得佳人李香君,沉醉于温柔乡中。在风阳总督马士英意欲迎立福王为帝时,举列出福王的“三大罪”、“五不可立”(第十四齣《阻奸》)^[1178-79],但在弘光皇帝即位之后,又后悔自己一时激烈的举动。在修书给左良玉,试图劝说其放弃移兵南下的计划时,以自己轻装薄游为由,将在兵荒马乱中送信的危险推给了柳敬亭。

由此可以看出,这些清流文人身上暴露的犹疑与怯懦,造就了他们的时遇不济。他们注定不是力能扛鼎、力挽狂澜的弄潮儿,在动荡的时局中,他们也只能偏安一隅,暂得躲藏。

三、以扇寄托文人的水墨情怀

华夫先生持桃花扇为折扇一说,并认为只有折扇才符合舒展之用,唯有折扇方容易被撕扯成一条条。史挥戈先生在《秦淮明艳李香君传》中认为侯方域所赠之扇为崇祯皇帝赐予其父侯恂的白纱折扇。

明永乐以来,折扇盛行,文人把玩折扇更讲究扇的质地。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说:“吴中折扇,凡紫檀、乌牙、乌木者,俱目为俗制,惟以棕竹、毛竹为之者,称‘怀袖雅物’,其面重金亦不足贵,惟骨为时所尚。”^{[8]663}竹以其宁折不弯的挺拔劲节、中通外直的谦逊秉正、筛风弄月的潇洒恣肆的品性,备受文人雅士的喜爱。文人雅士持一柄水磨竹骨的水墨折扇,随意间彰显着翩翩风流儒雅的君子气息。

明代文震亨在《长物志》谈及江浙一带“纸敝墨渝,不堪怀袖。别装卷册以供玩,相沿既久习以成风”^{[9]291}。这些文人雅士不仅仅讲究折扇的材质,更是流连于扇面的尺度方寸之间,水墨丹青潇洒挥笔。关于这一柄桃花扇,侯方域的丹青题扇、李香君的碧血溅扇、杨文骢点笔画扇之间渲染的水晕墨章之后,则是文人淡妆浓抹写意的无限情怀。

《眠香》一齣中,张燕筑磨墨拂笺,伺候挥毫,李香君捧砚而上,侯方域题诗于扇:“夹道朱楼一径斜,王孙初御富平车。青溪尽是辛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1148]挥毫间,一介书生的风雅俊逸点染而出。《寄扇》一齣中,苏昆生采摘盆草并扭取鲜汁,杨龙友以此为颜料,在香君溅血的诗扇上添枝加叶,画成几笔折枝桃花。泼墨间,文人雅士的审美趣味渲染而来。

杨龙友点笔而成一枚折枝桃花,可见,他不仅书画双绝,更有一颗玲珑剔透的心灵,懂得用神来之笔去补拙。中国文学史上亦有点笔补拙的典故,上官婉儿因与张易之调情而触怒武皇,武皇用一柄长剑刺向她的眉心,留下一道红痕,上官婉儿便在眉心边,点上五朵花瓣,一时间,红梅妆惊艳风靡。

如此,孔尚任借一柄桃花扇上的诗书画意,诠释着明末文人在颠簸动荡不安的年代中不曾消退的风雅。

四、以扇寄寓建功立业的理想

孔尚任在《桃花扇》中还写到一把扇子,这把扇子只与史可法一人有关,并清楚地提及,这是一把羽扇。

白羽扇和建功立业之间很早就有了联系,周武王讨伐商纣之时,就用了白羽扇,《吕氏春秋》记载:“武王至殷郊,……左释白羽,右释黄钺,勉而自为系。”^{[10]1592}如此可见,先秦时期就有用白羽扇鼓舞士气的现象。唐朝储光羲的《同张侍御宴北楼》:“轩后青丘埋楔纛,周王白羽扫搀枪。期君武节朝龙阙,余亦翱翔归玉京。”^{[6]卷一三八p1408}通过对周武王执白羽扇讨伐商纣之事的描写,表现对杀敌建功的向往。正由于羽扇寄托着建功立业的理想,所以羽扇常常与运筹帷幄、指挥若定、智勇双全的名将形影不离。

“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这是雄姿英发、骁勇善战的吴郎周瑜;“乘素舆,葛巾毛扇,指麾三军。众军皆随其进止。宣皇闻而叹曰:‘可谓名士矣。’”(裴启《语林》)^{[11]1187},这是文韬武略、智勇无敌的蜀相诸葛;“荣废桥皎舟于南岸,敏率万余人出,不获济,荣挥以羽扇,其众溃散”(《晋书·顾荣传》)^{[12]183},这是从容却敌、扬名江南的东晋名士顾荣。羽扇因其可以“运清融以容与,激清风于自然。披绡衽而入怀,飞罗纓之缤纷”(东吴·吴闳鸿《羽扇赋》)^{[11]1211}让持扇者在安然舒适之间融入静谧的思考,而一度成为智慧与谋略的化身。

在《桃花扇》中,这一柄羽扇在象征时局动荡不安的同时,也寄寓着对建功立业的向往,对文韬武略救世名士的哀悼与缅怀,这种情怀在第十二齣《辞院》与第三十八齣《沉江》中挥洒得淋漓尽致。

“锦绣东南列郡,英雄割据纷纷;而今还起周郎恨,江水东奔”(第十二齣《辞院》)^[14]。拥兵自重的南明将相欲纷纷划地为王,山河破碎,左良玉欲移军东下,人心惶惶。清议堂集会,史可法赴会唱出一曲《前腔》:“黄尘起,王气昏,羽扇难挥建业军;幕府山蜡檄星驰,五马渡楼船飞滚。江东应须夷吾镇,清谈怎消江南恨,少不得努力同捐衰病身。”(第十二齣《辞院》)^[15]一支曲子,一座金陵帝王都,四处典故——顾荣羽扇挥军、王导设立幕府、晋元帝与五王渡江、管仲江左夷吾,尽显一代名士建功立业的风范。可叹“羽扇难挥建业军”,这一代代力挽狂澜功勋卓越的名士,早已如大江东去,一去不复返了。当闯王李自成攻陷京都,崇祯皇帝自缢煤山,马士英、阮大铖奸佞当道,拥立骄奢淫逸的福王即位,清兵入关,明主忠臣不在,萧墙之祸纷纭,摇摇欲坠的南明王朝早已岌岌可危。淮安失守,清兵猛攻扬州,三千子弟战死沙场,大明王朝三百年基业毁于一旦。“胜黄土,一丈江鱼腹宽展”(第三十八齣《沉江》)^[16],这明朝最后一线希望之所系,怀满腔愤恨沉江而去。

《大招》,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作解:“此篇亦招魂之辞。略言魂而系之以大,盖因宋玉之作而广之。”^[13]^[15]宋玉以一篇《大招》抒发了对爱国志士屈原的哀悼之情。孔尚任借老赞礼、柳敬亭、陈贞慧、吴应箕的慷慨悲歌,用一曲《古轮台》“精魂显,大招声逐浪远”(第三十八齣《沉江》)^[16]来祭奠明末忠臣史可法。

“千古南朝作话传,伤心血泪洒山川,仰天读罢招魂赋,扬子江头乱暝烟”^[15]。《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满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年益寿”^[14]^[16]。在命数消尽的南明,一名儒将即便文韬武略、满腔热血、立志建功立业,也无力扭转乾坤,徒留一颗碧血丹心、肝胆昆仑让后人哀悼沉思。

五、以扇配合戏曲舞台的演绎

沈从文说:“戏剧中使用扇子作为道具,增加舞台效果,由来已久,……汉代流行便面,晋南北朝流行麈尾,隋唐小用纨扇,明清才用折子扇。”^[15]^[14]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中写道:“长安之演《桃花扇》者,岁无虚日……选优两部,秀者以充正色,愚者以供杂脚。凡砌末诸物,莫不应手裕如。优人感其厚赐,亦极力描写,声情俱妙。”^[16]《桃花扇》既为戏剧,就涉及到戏曲的舞台演绎,孔尚任以《桃花扇》为题的缘由之一,大抵与扇子作为砌末,在戏曲舞台之上可以灵动潇洒地描摹人物的性情,点染场地布景,写意无限的韵味有关。

在戏曲表演中,各种角色粉墨登场,各具风采。文人儒生挥扇,潇洒飘逸,慢条斯理,以展现其温文尔雅;旦角倩女,团扇遮面,轻摇掩羞,透露的是女性温柔;羽扇纶巾,潇洒大方,一派“军事”风韵。

昆曲《1699桃花扇》开场,陈贞慧、吴应箕与侯方域一人手持一柄折扇翩舞于胸,挥洒水袖口吐珠玑,在兰花指清浅捻拨舒卷开合之间,文人墨客翩然潇洒的风流跃然其上。盒子会上秦淮名艳聚首,每人手执一把纨扇轻摇慢转,踏莲花碎步袅娜而来,霎时间粉黛莺歌醉满厅堂。洞房花烛之夜,二人分捻折扇一角,徐徐展开爱的誓言。青春版《牡丹亭·游园惊梦》杜丽娘手持折扇,丫鬟春香手捻纨扇,正副二旦的巧妙搭配中,一静一动,一娴一俏,在水波扇舞的优雅灵动中写意着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唤醒满园的姹紫嫣红彩蝶翩跹莺啼春晓。越剧茅威涛版《梁祝》更是用两把折扇舞出一台经典,轻扇扑蝶时的偶然邂逅,十八相送互换扇子中缠绵的兄弟情,楼台相会时无缘执子之手的无奈,化蝶中伴随花雨徐徐飞升的扇魂,无不惊艳人心。京剧于魁智《赤壁·舌战群儒》中诸葛亮明手挥一把羽扇,他才思敏捷、谈笑自若、妙语连珠、循序善诱,随着美髯飘然青袍舞动,挥洒着一代名士智绝超群的淡然儒雅风神。

一把扇子,在戏曲的舞台上恣意地挥洒张扬。在空灵的幕景中,辗转、抖动、抛舞、飞升……应和着执扇之人的喜怒哀乐,舞动着与之有关的离合悲欢。时而温文尔雅,时而活泼俏丽,时而淡定自若,亦或者时而风流倜傥,时而闲愁万种,时而惊惶不安……仿佛沉浸虚实梦幻之中,一张一翕的舒卷之间,便是世间的万千气象。

综上所述,孔尚任笔下扇,传承了以扇传情的传统,用一柄诗画扇象征着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的悲欢离合。同时,发挥了秋风纨扇所象征的“士不遇”情怀,用以传达在民族危亡之际,清明文人面对命运时的无力感。此外,侯方域题诗于扇,李香君血溅于扇,杨龙友题画于扇,在诗书画的写意之间,孔尚任用这柄桃花扇承载着

文人的水墨情怀,彰显出文人的审美情趣。再者,《桃花扇》中还有羽扇的意象,孔尚任借白羽扇所寄托的建功立业的理想,抒发对于力挽狂澜的诸葛名士的渴慕,以及对名将史可法的无限哀悼。最后,《桃花扇》作为一部传奇,就要涉及在舞台上的演绎,扇子作为道具,能够更好地诠释人物的性情。

参考文献:

- [1]孔尚任.桃花扇[M].王季思,苏寰中,杨德平,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 [2]蒋星煜.《桃花扇》研究与欣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3]华夫.扇、便面、团扇、羽扇、宫扇及其他——兼以“桃花扇”之争谨致蒋星煜、严中储先生[J].济南职业学院学报,2007(5):81-83.
- [4]徐陵.玉台新咏笺注[M].吴兆宜,注.穆克宏,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
- [5]瞿祐.剪灯新话[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 [6]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7]唐寅.唐伯虎诗文书画全集[M].陈旸,曹建民,编注.上海:中国言实出版社,2005.
- [8]沈德符.万历野获篇[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9]文震亨.长物志[M].陈植,校注.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 [10]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11]欧阳询.艺文类聚[M].汪绍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12]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3]王夫之.楚辞通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 [14]王逸.楚辞章句[M].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社,1936.
- [15]沈从文.扇子史话[M].沈阳:万卷出版社,2005.

Analysis of the Image of Fan in *The Peach Blossom Fan*

Zhang J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Baoding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0, China)

Abstract: Kong Shangren used the peach blossom fan to convey the grief at separation and joy in union of love between the bright beauty named Li Xiangjun and Elegant named Hou Fangyu in *The Peach Blossom Fan*. Meanwhile, he played the unrecognized talents reposed in round silk fan in the autumn wind after *Hatred Song* of Shimizu Ban, to express the unrecognized talents of complex society scholars caused by the weakness of character. In addition, owing to the fan as a carrier of poetry,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he took it to bailment the literati feeling by the fan which was composed a poem by Hou Fangyu, spilled blood by Li Xiangjun, painted by Yang Longyou. Furthermore, the feather fan had been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ideal of building up establishment and the pursuit of the demeanor of celebrities, since Crusake against King Zhou of Shang by King Wu of Zhou and Gu Rong commanded the army by it. The author used this to convey the desire to the celebrities of saving the critical situation and the lament of virtuous courtiers and famous general. At length, he invited the fan to get out of the script and walk into the arena, tracing the character disposition, decorate spectacle, sprinkling infinite charm.

Key words: *The Peach Blossom Fan*; the image of fan; “unrecognized talent”; aesthetic taste; the theme image

(责任编辑 韩云芷)